

櫻桃

成熟時

島崎藤村 著
陳明台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25

櫻桃成熟時

島崎藤村 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譯

日本文學 025

櫻桃成熟時

作 者／島崎藤村

譯 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朱增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02) 776398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經銷／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115545

傳真機／7720432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90 年 3 月

定 價／120 元

ISBN 957-41-0041-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陳
明
台

青春、喜悅與哀愁——《櫻桃成熟時》導讀

1.

《櫻桃成熟時》是島崎藤村第四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生平重要代表作品之一。這篇小說，從初稿著筆到完成，竟然必須經歷六年漫長的歲月。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以「櫻桃」為題發表第一、二章於《文章世界》直到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才由春陽堂結集出版，期間之過程真是飽經波折。創作之初，作者就因逃避與侄女的不倫之戀醜聞而遠颺法國，又在異鄉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亂之中，造成原稿的廢棄，撰述中斷而須重新執筆。因而，單就創作的過程，這本書在作者的文筆生涯史上就具有特殊的意味。

而更重要的是這本小說顯示出作者自傳文學性格上的象徵性意味。

一般論者均同意，島崎藤村的小說除《破戒》一書外，大都具有濃厚的告白、自傳

小說色彩。《櫻》一書也不例外。它一方面有著作者青春期生活的投影，另一方面重疊於作者生涯中面對「危機」、陷入人生泥沼中、力圖掙扎脫出之時期而執筆創作，在其自傳小說作品羣中因而又顯得突出。

島崎藤村的文學，本來就具備有後來日本「私小說」、「心境小說」透過心境、心情告白來克服自身生活危機、調和矛盾心境的強烈質素。以「私的體驗」來表現人生之苦惱、青春之悲哀、謳歌自我之解放、標誌自我形成之軌跡更是他一貫追求的主題。若依其創作來考察他的生涯，則按照年代順序可以作出以下的排列：

《幼年時代》始於明治四十五年至大正二年完成（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可以說是島崎藤村少年時代之縮影。

《春》發表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櫻桃成熟時》完成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均為投影其青春期人生之作品。

《家》脫稿於明治四十三至四十四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一）為其結婚前後人生之寫照。

《新生》寫於大正七年至八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為其妻子逝世後，以不倫之戀「新生事件」為中心，描繪作者中年期人生的作品。

《暴風雨》（大正十五年 一九二六）、《黎明之前》（昭和十年 一九三五）則爲其透過家族孩子、父親來刻劃自身之作品。

而上列諸作品中，《櫻桃成熟時》、《春》、《新生》三部作品又具備有相互連貫、銜接其生涯重要時期之意義。

2.

《櫻桃成熟時》所描述的內容是島崎藤村在明治二十三年（十九歲）到二十六年（二十二歲）之間的人生經歷。包括他自明治學院畢業、開始文學活動與交友、任教於明治女子學院、與學生佐藤輔子相戀而至辭去教職、流浪到關西地方的一段體驗。

《春》則是描述明治二十六年以後，島崎藤村參與《文學界》雜誌創刊，而與星野天知、戶川秋骨、馬場孤蝶，特別是與北川透谷諸文學青年交往之經歷，透過文學青年之青春像的塑造，顯示人生追求理想之熱情、挫折與變化。

《新生》執筆開始寫作是在大正七年五月（一九一八），正值《櫻桃成熟時》完稿之後的一個月，同時所謂「新生事件」——島崎藤村一生中遭遇的最大衝擊——與自己侄女駒子之間的不倫關係，正發生於《櫻》一書動筆寫作的那年，即大正二年（一九一

三)。

如此，我們可以推見這三部作品，在時間上，島崎的實際人生經歷上，均顯示相互重疊、補足、前後相互銜接的內容與場面。正如島崎藤村自述：

……《櫻桃成熟時》這篇作品，在某種意味上，可視為《春》之序曲。

（見該書後記）

而從《櫻》一書修改定稿之際，將其書中主人公之名字從原種夫改成岡幸吉而定於岸本捨吉，以整合《春》、《新生》（兩書主人公均為岸本捨吉）之情節，人物也可以見出三部作品相互之間密切的關係。

也就是說，島崎藤村這三部作品可以排列為《櫻桃成熟時》——《春》——《新生》連鎖的先後順序，正貫穿了他從青春期十九歲到中年四十一歲之間的生涯場面，正是解開藤村自傳小說羣謎底強而有力的最佳線索與關鍵。

3.

基於此，《櫻桃成熟時》一書的表現、主題、內涵可以和《春》、《新生》兩書相互比照，找出不少共通之點。

譬如說，《櫻》一書與《春》一書中，對人生青春期之喜悅、哀愁、苦悶、熱情、戀愛等等之刻畫，對年青時日幸福、理想之渴求，往往呈示了島崎文學特有的「密閉於內面世界」、憂鬱、暗淡、沈默、自責的面貌。《櫻》一書第四章有底下之一節：

……捨吉就居住在掛有漢學教師所題之匾額，一坪半大小兼作書房與臥室的玄關，總覺得自己所作的事讓大人見到會感到羞恥般地，極為契合青年人的黑暗世界……

（新潮文庫本56頁）

這兒主人公居住的「極為契合青年人的黑暗世界」正顯示了島崎藤村特有的青春認識。其內裡潛藏了他對愛的讚美與慾的禁忌、罪與罰的意識、官能之肯定與否定等二律背反的性格。而藤村的努力也就是力圖從這種狹縫之間、暗鬱、恐怖的「自我封閉」世界之中脫出，尋求內心的解放、突破而追尋新的曙光、新的世界。《櫻桃成熟時》書中第六章以下正是以藤村這一掙扎與追尋作為主題。

至於渴求把握「幸福的青春」的心情，在《櫻》書的扉頁，作者曾清楚地有所記述：

……他不由得嗅了嗅拾起的櫻桃，細細品味著童話的情趣，而想像著那是象徵了青春時日的幸福。

〈櫻桃〉這一果實之象徵，往往令人聯想到淡紅初結的小蘋果，在島崎藤村的名詩〈初戀〉中，也有過類似的意象出現：

由於剛剛又成熟

淡紅的這秋之果實

我的初戀綻開了

櫻桃、初結的蘋果不正是青春期甜美感傷的純愛、羞澀的慾望象徵嗎？而「嗅了嗅」的動作所含有的意味，正表現其嘗試與體驗「初戀」的過程，隱藏了透過曲折的純愛體驗（在《櫻》一書中指的是主人公捨吉與勝子之愛）來確立自我的成長、重新獲得再生之機、罕現生命根源的實踐。

而《櫻》一書中許多表現，具有宗教文學的性格，相同於《新生》一書的傾向，也已

有許多研究學者加以指陳。《櫻》書中主人公因師生戀而自責、辭去教職、脫離教會的描述，乃是基於背教者的立場來回想《新生》一書中由於與節子之不倫之戀而苦惱，企圖藉宗教尋求心靈庇護、解脫罪的意識、淨化心境，終於踏上前往法國的苦行之旅。這些透過信仰與罪、罰之探討來重新回顧生命、愛情、肉體、靈魂諸問題，也顯示了藤村文學十分特別的一個剖面。

4.

《櫻桃成熟時》一書雖然作為藤村之自傳小說，與其他連作有密切之關聯，但是在表現方法上比諸其他作品，由於他能在執筆時保持與「現實體驗」的距離，以冷靜的態度來加以敘述與刻劃，因而其造型與場面的描述就顯得比較明亮、透明，這一點也值得一提。島崎藤村的這一本小說因而也被認為是他第一本名符其實的青春小說。

此外，附帶一提的是，島崎藤村在小說創作上的功力，我們也可以從這本小說的起頭描述與結尾時的用心刻劃來加以印證。《櫻桃成熟時》一書的結尾：

我只是剛剛踏出了步履而已。

與其他藤村的作品，如《春》：

像我這樣的人，也總得好好活下去。

《家》：

屋外仍然是黑暗一片。

均是飽富深意，餘韻嫋嫋的名文名句。

譯序

人生的因緣際會不是簡單的「緣」，或是「宿命」一、兩個字便能概括寫盡的。有的人積極地突破命運防線，開創自己的未來；有的人消極地隨緣適命，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但是，這二者特性並非背道而馳，甚至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岸本捨吉爲了報答田邊叔叔的教養之恩，畢業之後不顧自己內心的掙扎與不安，到橫濱的雜貨店經商，這是從「命」；而當他完全醒悟自己並非商業人才，在一番覺醒後決定朝文學發展，這是創「命」。該是從「命」或是創「命」，這也是我們人生常常面對的抉擇。成人世界的經驗，青年世界的理想，往往造就青年內心翻騰的層面。捨吉很幸運地有位疼愛他、照顧他的開明叔叔，得以達成心願；然而，假使他遇到的是位固執的叔叔，將他留下來經營商店，或是做些其他自己所不喜歡的事，那麼性格內向羞澀而又重恩情的捨吉，是否能繼續朝文學發展，就很難說了。

捨吉自小離家，父親早逝，家人雖然爲了讓捨吉有更好的前途展望，而將他寄養

於田邊家，但是如此卻使捨吉與家人感情疏遠了。也許是由於這個緣故，使得他僅能感受到來自別人的關懷，卻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在感情上，他每每做逃避的選擇，從繁子，到玉子，到勝，不是遇到情感的臨界點而捨棄，便是尚未開始就已背起行囊踏上旅程。無可否認的，他需要朋友的援助。第一回與繁子、玉子的分別，爲他帶來了生命的黑暗期，而由於和菅、足立的交往，再度引燃生命的希望。第二回暗戀勝子，使他內心煩悶憂苦，在青木、岡見兄弟及市川等友人的安慰下，令他心中存有些許思翼的步上旅途。朋友，不論在感情或在未來的發展上，都爲捨吉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或許再次提醒了我們朋友的重要性及在我們的成長的過程中，不該是孤單的，以免自己踏出了錯誤的步伐。

「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強說愁。」從學校時期男女戀愛的幻想、穿著標新立異的時髦制服，到畢業時對於人生路途的抉擇、好友各奔東西的感嘆，甚至是進入社會後看見的一些人情世故，在這篇小說中，雖然整篇瀰漫著一股淡淡的輕愁，但是我們卻看見了太多自己年輕歲月的影子。讀至心有靈犀處，會令你會心一笑，或是思及自己的親身經歷。走過青春的，會反省自己當初的抉擇；不曾走過、或是在途中的，也許會覺得有幾分相似，感受到自己的愁緒。

從捨吉的孩提到出社會，作者用平淡的語調描繪出成長的波濤，不斷翻滾的愁思和生活清新的喜悅，像捨吉這樣平凡而自然的人物，正是我們周遭的朋友，甚至就是自己。「櫻桃」象徵他完美的希望，也爲他沈悶憂鬱的年少，帶來了一份憧憬與期望。雖然對於未卜的前途他感到恐懼，但支持他前行的，正是這一絲期望。其實，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希望爲藍色沈鬱的年輕生活，點燃多采多姿的光亮，綻放出生命的色彩。如此看來，年輕又怎是一個愁字了呢！

目
次

導讀	一
譯序	十一
櫻桃成熟時	1
解說	201
寫在《櫻桃成熟時》之後	209
島崎藤村年譜	213

1

沿著逆光的坡路，岸本捨吉從品川火車站走向通往高輪的捷道。一輛載客的人力車，也同樣從坡路上來的樣子，發出車輪撞及石塊的聲音。

捨吉不由得回頭看，

「那不是阿繁嗎？」

他自言自語地說著。

捨吉一眼便認出了她。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她是捨吉儘量遠離而不希望見面的人。那位小姐搭乘的人力車接近了。他好像一直想避免某一種意想不到的來臨似的。

好像是在等待某一種好結局的心情，捨吉傾聽人力車慢慢駛過來的聲音。那一帶山谷與山谷互相逼近，地勢形成陡峭的坡度，連續地往上升。正好沒有其他來往的人。他選了棵豎立在路邊古老又乏人照料的桑樹。可能的話，他想要在這裡躲藏一下。路越走越窄，人力車無論如何都會從身旁通過。他朝著桑樹，似看非看的望著長